

小說界文庫 ● 長篇系列



XIAOSHUOJIE WENKU

晒太陽

張宇著

SHAITAIYANG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

我在這部書里寫下了一個他的理想他的私欲他的環
麼做官。我沒有覺得他。
想有些做官的人，爲什
種樣子呢？這種異
是文化的作用。怎
們的考驗。

很入世的人物。我寫了
境，寫他怎麼做人和怎
好在哪里壞在哪里。我
麼上台後慢慢地都變
化，這種變形，恐怕
麼擺脫這個困惑。是

XSTW

●上海文藝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晒 太 阳

张 宇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193,000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5,300册

ISBN 7-5321-0736-1/I·588 定价：4.45元

登记证号：(沪) 103

內容提要

這是作者的長篇處女作。

它簡直是一幅異常逼真的做官圖，以第一人稱敘述了年輕的縣長楊潤生在官場上如何得心應手，游刃有餘，把一些為官者的心理狀態描摹得十分生動、非常真實。他在仕途上如魚得水，左右逢源。他想包庇賭博的父親，却裝成支持下級的正確處罰。他為了發展本縣經濟，不惜重金向上級行賄，但拒收部下為了當副縣長所送的賄金。他與情婦如膠似漆，又處處表明同妻子恩愛如初……他是一個真實的人，變態的人，內心充滿矛盾的人。它用朴實無華的語言，勾勒出人物的種種心態，刻畫出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，暗示了耐人咀嚼的內涵，具有很強的可讀性。

“小說界文庫”編委會

主 編	江曾培	范政浩
副主編	邢慶祥	郝宗培
編 委	孫 頤	江曾培
	范政浩	邢慶祥
	郝宗培	左 泥
	謝泉銘	施浩祥
	張 森	



创作的意义就是追问人生的意义，寻找建构人的精神家园。

张宇

出版说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説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卷 一

龙尾巴坡摆来摆去，在这里卷起了一个山凹。山凹里没有风，聚满一库阳光，出口处很窄，只流出去细细的一溪。坐在这山坡的草地上，和山凹里的一草一木一起，被太阳照得透明发亮。浴在这阳光里，便感到自己也溶化了，变成一鱼阳光，在这库里游来游去，整个凹里都印满了自己的吻，弄出许多的浪花。

这时候凹外边的田野里正有人忙。有人送粪，或闪着扁担或驾着车辕，把丰收的希望均匀地撒在庄稼地里。有人耕地，牛尾巴卷着鞭花，铁犁翻起泥浪，阳光便像瓦片样铺满一地。几十里外的县城里正有人跑前跑后忙里忙外，准备迎接新来的县长。不会有人想到，河洛县新来的县长杨润生没要小车，在洛阳坐长途公共汽车回来，过县城时又没有下车，悄悄先拐回老家来，钻进这山凹里晒太阳。

原先这凹里长满了杨树，也叫杨树凹。杨树都长得钻天高，一棵比一棵粗，大的两搂才能搂住。1958年大炼钢铁时齐

刷刷砍，砍了去烧“跃进炭”。这一砍砍开了头，人们砍呀砍呀，到头来只剩下这些树毛毛。

杨树凹离村子远，地方也偏僻，又没有庄稼，平时很少有人到这里来。村上谁家死了孩子，都往这里扔。这里便成了小孩的公墓。山凹里到处可见小孩的嫩骨头。山里人不信自己，信邪。没本事养活孩子，治不好孩子的病，就说这孩子不是人，是来讨债的鬼。逼着自己恨他们，忘记他们，就扒光孩子身上的衣物，有人还用鞭子抽打，有人还用剪刀在孩子身上划些窟窿，好像报过仇泄过恨，这才扔在这山凹里喂狼喂狗。说是喂狼喂狗，只是这样说着解恨，并没看见狼狗吃过死孩的肉。狗是一般不吃的。而老人们说狼不饿疯也大都不吃死肉。只有老鹰专门贪吃这些死孩的肉，而且那吃相也分外生动。

小时候进这凹里拾柴禾，常看见老鹰在不远处站在死孩脸上，蹬着两条长筷子腿，低头吃一口死孩肉，抬头抖着脖子往下咽。那吃相十分让人恐怖。那年我女儿米米死在老家，我就想拦住别往这儿扔，但怎么也拦不住。过后就常做恶梦。于是回家来常悄悄溜进这山凹里，把米米的魂灵寻找。杨树凹这么大，也不知被扔在哪里。说是寻找，也只是来看看她，让她知道爸爸并没有忘记她。说是寻找，实际上却是让米米听我说说心里话。只有她知道，爸爸的心里话没地儿去说。不知为什么，人越长越大，越长越成熟，反倒没地儿去说心里话。于是我常觉得大人不如小孩。人越长越颠倒。小孩什么都懂，而我们大人越活越糊涂。于是每每来寻找米米的魂灵，总觉得找到了什么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找到，只是呆呆地坐着晒太阳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我从小就喜欢晒太阳。不过，那时候不在这山凹里晒，而是坐在村子里的石头上晒。村里街两旁摆两排石头，那就是我们儿时的板凳。大人们下地去了，哥哥姐姐们有的放牛割草，有的上学念书，剩下这些学龄前的娃娃没地儿去，我们就排排坐着，一块晒太阳，一块唱儿歌：

板凳板凳擢擢，
里边坐个大哥，
大哥出来卖菜，
里边坐个奶奶，
奶奶出来烧香，
里边坐个姑娘，
姑娘出来玩花，
里边坐个鸡娃，
鸡娃出来喳喳，
里边坐个蚂蚱，
蚂蚱出来蹦蹦，
.....

这儿歌很长很长，总是出来一个又坐进去一个，又出来一个，又坐进去一个，没完没了。也不知什么原因，为什么要出来一个，为什么还要再坐进去一个。空着有什么不好？全都进去坐着，全都出来不进去，那该多有趣。但大人们说那不行，该出来的就要出来，不出来也要出来，该进去的就要进去，不进去也要进去。

我们唱着。有时一块唱，有时分成两班儿。一班唱前句，

一班唱后句。有时我们还把男孩、女孩分开，比着唱。我们的歌声把鸡赶得跳上墙头，把牛吓得低头绕过去。晒得厌了，我们就玩石子。高高抛起来，又接在手里，慢慢还把高空落下的和地上摆的石子一块抓在手里，玩我们“抓子儿”的游戏，比着看谁的手巧。有时我们什么也不干，只认认真真地晒太阳。让太阳慢慢从我们头顶游过去，让白云轻轻从我们头顶飘过去。我们觉不出长高，只知道衣裳短得很快，更不理解时间和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

慢慢地我爱上了这两排石头。又经老人们讲，知道了这些石头的许多来历。这些石头全是祖祖辈辈人从河滩里、地崖上搬来的，搬来当板凳坐。我就记住哪块石头是爷爷当年背来的，哪块石头是爹爹哪年搬来的。再多了就记不住，也不想记住那么多。况且有些石头连大人们也说不清是哪辈人中由谁搬来，就像荒坡上的野坟丘，谁也说不清里边埋着哪个。大人们说，地上有一个人，天上就有一颗星星。但谁能指出来哪颗星星姓张，哪颗星星姓王呢？

以前不知道，就乱坐，知道以后我就格外喜欢爷爷和爹爹搬来的石头了。总觉得比别的石头坐着软和又热。并不知道也不去想是石头暖热了屁股，还是屁股暖热了石头。爷爷过世早，我没见过他老人家。坐在这石头上，夜里就做坐在爷爷怀里的梦。他腰插着两把枪，我就玩他的手枪穗儿。他抽旱烟，我就拿着火绳给他点烟。他让我坐在他膝盖上，我就伸手去摸他的耳朵玩。我从小喜欢摸别人的耳朵，总觉得耳朵是开在脑袋上的两朵花。爹爹在生产队当队长，坐在他搬来的石头上，就有一种自豪，觉得像爹爹一样扛起了犁拐和耒耜，赶着一对黄牛走向田野。又觉得肩头有根桑木扁担两头闪着，

挑起两捆干柴从山坡上走下来。又觉得手掂石块去敲吊在树干上的车轮，召集全队社员们派活，让一拨人去犁地，一拨人去打场，让那些婆娘们去摘棉花，让那些学生娃娃们去捡麦穗儿。

有一天，我上河滩玩，也背回一块石头，支在这石头们中间。从此，我晒太阳时就坐自己背来的石头上。我觉得那石头就是我，我就是那石头。见过坟，扫过墓以后，我又想到这些石头就是墓碑。那块石头是爷爷的墓碑，那块石头是爹爹的墓碑，而这块小石头就是我的墓碑。10月1日鬼节送寒衣时，我格外悄悄地把一串纸条儿放在爷爷的石头上。我怕他冷。他岁数那么大了，要穿得厚些。我又想到将来爹爹过世，我一定也给他石头上多放些纸条儿。我又想到将来我死了，谁给我的石头上放纸条呢？

山里人就是这样，祖祖辈辈坐在这石头上晒太阳，屁股磨光了石头，石头磨光了屁股，挤碎了那么多的岁月和那么多的阳光。

收玉谷了。

下雪了。

布谷鸟又叫了。

割麦子了。

收玉谷了……

一年年一月月，每每看到太阳从东山头升起来，从西山头落下去。我常常觉得太阳在我的头顶上空画了一道弧，这道弧像一张弓。大地就是这弓上的弦，人就是这弓上的箭，被一支一支射向那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再也不能够返回。

等到上学以后，在书本上念到我们这个地球是个圆的，还

不是很圆，又要围着太阳转，心里别提多么别扭。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是圆的？为什么我们要围着太阳转？太阳就不能围着我们地球转一转？既然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，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在转呢？为什么脑袋就不晕乎乎呢？老师被我问得极讨厌。她说我不给你讲那么多，知识要慢慢学习，不能一口吃个胖子。

那以后，好长时间我上课老发呆，听不到老师讲什么，总是一个人在那里想呀想呀。我觉得我啥时候能到太阳上边就好了。就能在太阳上玩玩，看看太阳上的风光。然后我要搬块石头，放在太阳上边的街里，坐在上边，抬头去看看地球是怎么转的，是否也像在地球上看到太阳一样，每天从东山头升起来又从西山头落下去。并且能够看到，地球在转的时候，我们的房屋怎么不倒塌，我们的人们怎么不会掉进太空里再也找不着，从而变成卫星自己也转悠起来，把整个天空转成一团糟，每个人都像片雪花一样在天空中飞舞和飘扬。

一直到我知道了许许多多知识以后，才不再钻这个牛角尖。原来这地球还有吸引力，吸引力还那么大。不是我们站在地球上，而是我们被吸在、被钉在地球上。我找来一块磁铁，看着它吸满了大头针，心里特别难受。就觉得那一枚枚针就是我们，那磁铁就是地球，我们多可怜呀。

这以后我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，什么事都反过来去想。再坐在石头上晒太阳时，就不再觉得是坐在石头上，而觉得石头坐在我的屁股上。我站起来时，不再觉得是站在地球上，而觉得地球站在我脚上。晚上睡下时，又觉得床铺睡在我身上，并不是我睡在床铺上。这全是因为地球把我们钉在它身上，才让我感觉不到它在转，反认为太阳在转。于是便觉得地球是

牢笼，人间是牛圈，这辈子全完了，再也别想跳出这个地球，非死在这个地球上不可。我开始仇恨这个地球，总想啥时候一跃而起逃出这个该死的地球。你说人在儿时该多么幼稚，多么有趣呀。

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杨树凹，阳光流满了整个山谷。我被埋葬在这阳光之中。看不见风走，听不到风响，只看见杨树叶不住地翻着脸，山坡上便一阵绿，一阵白。好象那些杨树把自己的无数只手泡在阳光里洗，一边洗一边戏弄出些波浪。这片片树叶是否就是死去的孩子们的只只手掌变成呢？

我顺手捡起一根木棍握在手里玩着，认真看又发现这是一根骨头，这根骨头到底是孩子们的腿，还是孩子们的胳膊？这骨头上原有的血肉都哪里去了？我忍不住抬头呆呆地望着山坡：米米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？

二

唉，我好糊涂。总想着出人头地，让名和利熏黑了心肝。那时候如果我注意一下，也不会这么早就让米米离开我们，来到这杨树凹。于是，米米死后我心里总压着一块砖头，总感到女儿是我活活害死的。我杨润生不知轻重，怎么能把前途看得比女儿还重要呢？我太争强好胜了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当工人，总想找个吃商品粮的女人。因为政策规定，子女随着母亲走户口，如果找到吃商品粮的女人，我的孩子才能吃商品粮。孩子的孩子也能吃商品粮，这样子子孙孙就能给农村划清界线，牢牢端上公家的铁饭碗，不用再回到山里拿牛鞭子。有人计算过，农村人变城里人，要两

代才能完成。

这个问题解决后，我又想把工人变成干部。因为虽然全家已吃商品粮，与人家城里人相比，还不算正宗。咱出身农村和人家出身城里又不同。例如，犯了错误开除工职，咱出身农村的要被送回农村原籍劳动改造，再也回不到城里来。而人家只是换个工作，就可以从头开始。因为人家是城里人，总不能把人家开除到农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让城里青年下了一回乡，人家就说是受了迫害。咱农村人祖祖辈辈在农村，也不知受了谁的迫害。说到底从农村到城市，还隔着万水千山。而如果把自已这工人变成国家干部，就好得多些，犯了错误可以到工厂里去当工人，就有了很大的余地，就有了退路。虽然都是干革命，工人到干部之间，又隔着雪山草地。所以，一参加工作我就立下大志，要艰苦奋斗，脱掉工作服，穿上中山装。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，除了努力工作，再就是不敢惹是非，更不敢得罪人，极重人际关系。咱没有后台，没有靠山，咱的爹比不上人家的爹，就要自力更生。

从实践到认识，再从认识到实践，使我觉得不得罪人也不难。首先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到自己不如别人，就有了基础。这样你就只能记着讲别人好话，永远别讲别人的坏话。人家的毛病要人家去讲。真没有人讲，也不要紧，天塌不下来。天塌下来，也有大个子顶着。再就是千万不要对人家讲你的心里话，因为你永远弄不明白谁是你的知心人。坏事往往坏在你的知心人手里。

在和平日子里，人际关系是把红伞。举不起这把红伞，就挡不住人生的风刀雨箭，寸步难行。走不了多远，就会把你打回老家去。

不过，搞好人际关系，也不是太难办。我的深深体会是和人共事，咱先要不害人，主要是防备不被人害，这就容易得多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就走人。能逃掉就是重大胜利。无论对谁，咱都没有意见，无论是黑脸白脸红脸绿脸，咱永远能看惯，都是好脸。人家对咱有意见，人家看不惯咱的脸，那是人家的事，与咱没有关系。这样，一只巴掌拍不响。时间长了人家就不会再对你有意见。如果他坚持对你有意见，和你过不去，别人就会对他有意见，和他过不去。为了应付别人，他慢慢就会对你没意见，因为他对别人又有了意见，推陈出新了。如果他死死咬住你不放，总是对你有意见，总是和你过不去，这种人准是神经有毛病，或者他已经发疯，不再是正常人。对病人更应该体谅，病人比你还要痛苦，就不能对病人有意见。

这是防，也是静。还要备，就是动。与人相处，多做好事。不要怕出力，力气是奴才，歇歇还会来。你为他办了好事，他不感激你，起码不会恨你。话说回来，你为人办好事，也不用指望人家感谢。因为你办事说到底还是为了你自己。为了做人。既然为做人，指望别人感谢，就会平添许多烦恼，去计较这些得失，就得罪人，那叫又赔夫人又折兵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你把去办好事当作在路上铺砖头，把路铺平，主要是让自己走路，这样心理就平衡了。不但不会对人家有所求，反而觉得占了别人的便宜。

这样有静有动，有实有虚，静静动动虚虚实实就会引你进入一个境界。这个境界是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知道，只管往前走。这种境界是一种状态。这种状态如一池水，你就像条鱼一样，可以在里边自由自在地游。

这些知识书本上没有，别人也不会告诉你。全凭你自己去悟。有位同族的伯父对我说，你的悟性好。这伯父旧社会苦大仇深，参加革命早。解放后被打成右派分子，送回山里劳动改造。由于解放时枪杀过恶霸，阶级敌人把他当成阶级敌人，我们也把他当成阶级敌人，他就成了两个阶级的敌人，再没法做人。他就说他吃亏吃在没有悟性。人生是天书，上边没有字，全凭悟。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动，把我的悟性由被动变成了主动，由不自觉变成了自觉。

如果说我的年年评先进，很快由工人转成了干部，是我的人际关系好的话，那么入党时我确实是悟到了入党的秘密的，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像拿到了钥匙一样。

那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，向党的生日献礼。我十分想入进去。因为我亲眼看到社会上许多好事都和入党血肉相连。想出人头地，想要名要利，想开拓自己的远大前程，就必须入党。党票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张政治文凭，拿到它走遍祖国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到处都有人信任你，没有它走到哪儿都要接受考验。

也就是上党课那天，我忽然心里一动，想到要想入党就不能太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而要有一点距离感。更不能急着写入党申请书。这申请书不但不能早写，也不能多写。条件尚未成熟，把申请书早早交上去，人家为了答复你，也为了完成人家的工作，就得研究你。研究时要先在心里按住你不够条件，那就要努力找你的缺点，一找一大堆，给你指出那么多努力方向，够你两辈子奋斗也达不到目标，却把你的优点忘得一干二净。如果不慌申请，就会看你的优点多，看你的缺点少。要等到人家认为你已经够了条件，动员你申请，你再申请才

好。于是我就耐心等待，等到把别人都否了，内定要我杨润生入进去时，我只写了一份申请，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的入党便弄成了两结合。我想入；组织上要发展党员要完成这项工作，反正要找人向党的生日献礼，就找住了我。我实际上成了他们的礼物，成了他们工作的成绩。

要说，当了干部又入了党，就可以了。但人的欲望没有穷尽，由不得自己，总想得寸进尺，就想上大学。一眼看尽，文凭越来越重要。再说在县里混下去，没有什么前景，干一辈子恐怕也当不了局长。如果能够当局长当书记，当管理干部的干部，那该有多么好。但要往高处走，就要往远处闯，不上大学不行。考大学来不得假，要碰硬着去考，考试就要准备功课，准备功课又不能误了工作，这就越来越忙，米米就成了我的负担和包袱。

那时候米米已经1岁2个月，会走会说。她开口说话第一声先叫“爸爸”，虽然我知道这是因为“爸爸”这两字好发音，心里仍然比妻子自豪。她1岁时会走，没学会爬。走那天她奶奶看了出来，连忙找来一把镰刀，在米米脚前割了几下，说是割断了捆孩子的绳子。放开手，米米果然会走了。虽然只走了几步，却走出了女儿的新世界。但一会走，更调皮更难带了，要专门有个人来照料她。

生下米米时，妈妈和妹妹换班来照料。耽误了老家的光景，也给我们增加了经济负担。只是没办法，只好拖着。现在米米会走会说了，倒感到成了我们的负担了。妹妹们先后嫁人，妈妈也不能老住在城里，把爹爹一个人扔在山里，吃饭洗衣没有人管，又没有伴儿，我心里越来越难受。妻子又上班又弄家务，人已经瘦成骨头架子，两孔眼眶越陷越深，已经钳不